

NANNING BENTU YU WAILAI LVHUA ZHIWU
RUHE GOUJIAN GONGGONG YIJU LVDI KONGJIAN

南宁本土与外来绿化植物如何 构建公共宜居绿地空间

文_欧佳（本刊特约记者）

图_邱勇哲（本刊记者）



提起南宁的诸多别称，“中国绿城”或许是最为南宁人认可的一个。图为闻名遐迩的广西大学荷花池。

提起南宁的诸多别称，“中国绿城”或许是最为南宁人认可的一个。对于生活在钢筋丛林中的现代都市人来说，绿色是人们一直孜孜以求的幸福元素，拥有“半城绿树半城楼”美称的绿城南宁，有幸获得了岭南绿意的垂青，在邕江两岸安静美丽得和蔼而清新。

凯文·林奇在1960年就提出了城市意象理论，他认为，人们对城市的认识并形成的意象，是对城市的环境形体的观察来实现的。城市形体的各种标志是供人们识别城市的符号，人们通过对这些符号的观察而形成感觉，从而逐步认识城市本质。城市环境的符号、结构越清楚，人们就越能识别城市，从而带来心理的安定。他还从人类学角度将城市活力定义为：一个聚落形态对于生命机能、生态要求和人类能力的支持程度，而最重要的是如何保护物种延续。

宜居城市的公共绿地空间无疑是为城市提供活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共绿地空间能为市民提供人性化生存的能力，也是公众归属感的来源之一。在南宁人心中，绿荫如盖、繁花似锦恐怕是南宁记忆最为广阔的背景：高大的芒果、扁桃和人面子于道路两旁，呈上盛夏的硕果和绚烂的金黄；挺拔的大王椰张扬着巨大的叶片，与撑起巨伞的各种榕树一同在风中演奏着交响；红白两色的羊蹄甲和大花紫薇、普通紫薇也在澄澈蓝天的映衬下绽放出朵朵风流，同红艳如火的朱槿争辉斗艳。花开时节，果熟来禽，红耳鹎、绿绣眼、麻雀和长尾缝叶莺等各种鸣禽踉跄腾跃于葱茏绿意间，唱出属于这座城市的悦耳清歌。具有生命特征的园林植物是构成宜居绿地空间的要素，也在缔造宜居绿地空间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古树名木与本土植物

“惊风乱飏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墙。岭树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肠。”曾经，岭南的葱茏绿意是遭贬失意的柳宗元心中抑郁相思之苦的重重屏障。而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日新月异，林木茂盛的时代已然远去，唯有那些历经百年风霜而依旧生机盎然的古树名木，在无声地讲述着祖先们曾经的辉煌。

时间赋予了古树名木特殊的人文意义，邕城的古树也以万态千姿记录着人文荟萃的绿城南宁。据《全国古树名木普查建档技术规定》：“古树指树龄在100年以上的树木；名木指在历史上或社会上有重大影响的中外历代名人、领袖人物所植或者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纪念意义的树木。”依相关研究统计，南宁目前有古树名木3720株，其中古树3718株，名木2株。其中树龄超过500年的，即国家一级古树58株；树龄300至499年间的，即国家二级古树318株；剩余3342株则为树龄在100至299年间的国家三级古树。

古树名木更是先人留下的宝贵遗产，堪称“绿色古董”，是一座城市历史悠久、地灵人杰的生动写照，记录着城市发展洪流中，物是人非却又薪火相传的故事。而作为一种特殊的植物资源，古树名木于城市绿化和绿地建设的意义重大。这些城市中的“老寿星”在大自然的严酷磨砺和生存竞争中顽强地生存下来，时间的刀锋没有让它们垂垂老矣，而是依旧在南国的空气中释放着绿意。经受了千百年生存考验的古树名木，其长势不衰的现状是它们完全适应南宁水文、气候及生态的最好证明，因此可被视为南宁的乡土树种的代表。据报道，南宁市记录在册的最年长的古树是在青秀山风景区苏铁园内，有着“苏铁王”之称的篔齿苏铁，树龄约有一千余年。南宁年逾百岁的古树则以桑科的榕、高山榕，无患子科的龙眼，漆树科的扁桃、人面子等为主，它们或枝干遒劲，或花果繁茂，叶生叶落间便浸润了百年光景。如今，这些树种依旧是南宁城区绿地的中坚力量，可见古树名木在对今后城市绿化树种的选择、引种及优化城市绿地组成等方面均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_古树名木更是先人留下的宝贵遗产，堪称“绿色古董”，是一座城市历史悠久、地灵人杰的生动写照。

在科学的定义中，乡土树种是指原产当地，经长期种植能很好地适应该地区土壤、气候等自然条件，其自然分布、自然演替已融入当地自然生态系统中的树种。南宁的大街小巷所常见的榕、垂叶榕、扁桃、芒果、人面子等行道树正是南宁乡土树种的典型代表。

不过，南宁的城市绿地建设当然还离不开其他种类的原生植物。除桑科和漆树科植物外，阴香、福建茶、木棉、构树、罗汉松、侧柏、羊蹄甲、红花羊蹄甲、官粉羊蹄甲、桂花、朱槿、蒲桃、盆架子、枇杷等也均为原生树种的突出种类。而鱼尾葵、蒲葵、董棕、棕竹、多裂棕竹等原生棕榈科植物，也在城市绿地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叶片绚丽的红背桂、鹅掌柴、星光垂榕、七彩朱槿等彩叶植物则为南宁的绿意增添了些许调剂，让满目苍翠更为灵动鲜活。此外，在南宁城市绿化广泛种植的原生植物还有九里香、米兰、苏铁、华南苏铁、艳山姜等，在一些专业园区，人们还可以欣赏到茶王皇后——金花茶等珍稀植物。晋人嵇含所著的《南方草木状》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植物志，书中称：“南越交趾植物，有四裔最为奇，周秦以前无称焉。”岭南地区的原生植物令一千多年前的中原人啧啧称奇，足可见特殊地域孕育的特殊植物种群拥有多么巨大的魅力。



_南宁大街小巷所常见的榕、垂叶榕、扁桃、芒果、人面子等行道树是南宁乡土树种的典型代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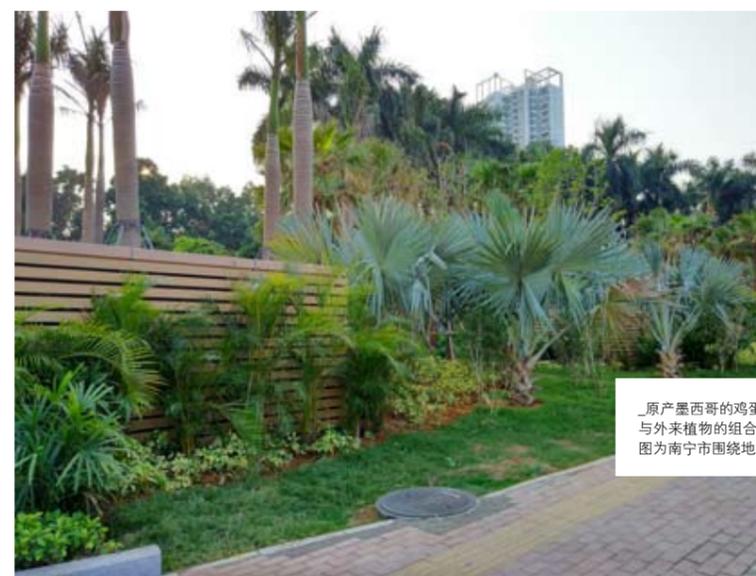
原产巴西的三角梅在公园、小区甚至居民家中被广泛种植，原产斯里兰卡、印度、马来西亚、越南及菲律宾等地的大花紫薇则是近年来南宁绿地的新宠。

外来植物形成的亚热带城市景观

而在城市绿地的植物构成中，不少外来植物同样装点着绿城南宁。原产巴西的三角梅在公园、小区甚至居民家中被广泛种植，原产南亚、东南亚的木菠萝也一度成为园林绿化树种。而我们熟悉的许多城市绿地植物其实都是外来客，如花色粉艳的夹竹桃其实原产印度、伊朗和尼泊尔，叶色斑斓的变叶木则原产马来西亚及太平洋地区，洁白芬芳的白兰原产印度尼西亚，叶如其名的剑麻原产北美，大王椰原产中美洲、西印度群岛及美国佛罗里达南端，水鬼蕉原产美洲热带地区及西印度群岛，散尾葵原产非洲马达加斯加岛……近年来，在南宁的绿地中，东南亚等地的植物也日益多见。如原产墨西哥的鸡蛋花在一些东南亚国家备受推崇，在南宁的城市园林中也多有种植；还有原产斯里兰卡、印度、马来西亚、越南及菲律宾等地的大花紫薇则是近年来南宁绿地的新宠。一些公园还曾引种澳大利亚的酒瓶树等树种，更成为绿城园林的特殊景观。这些外来植物已经适应了南宁的自然条件，并充分融入城市风貌，成为城市绿地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种类丰富的本土植物与外来植物的组合运用，造就了南宁色彩鲜明的亚热带城市绿地景观，为南宁市民营造出层次丰富的绿地城市空间。

极具热带风情的大王椰树形挺拔，与南国英雄树木棉一道形成参天之势，在这样的垂直空间中，榕、垂叶榕、扁桃、芒果、人面子、阴香等行道树则以饱满厚重的树冠、密实碧绿的叶片为行人撑起大片阴凉，营造出典型的覆盖空间。与此同时，各类乔木又与福建茶、红背桂、星光垂榕、夹竹桃和三角梅所构成的大小灌木组合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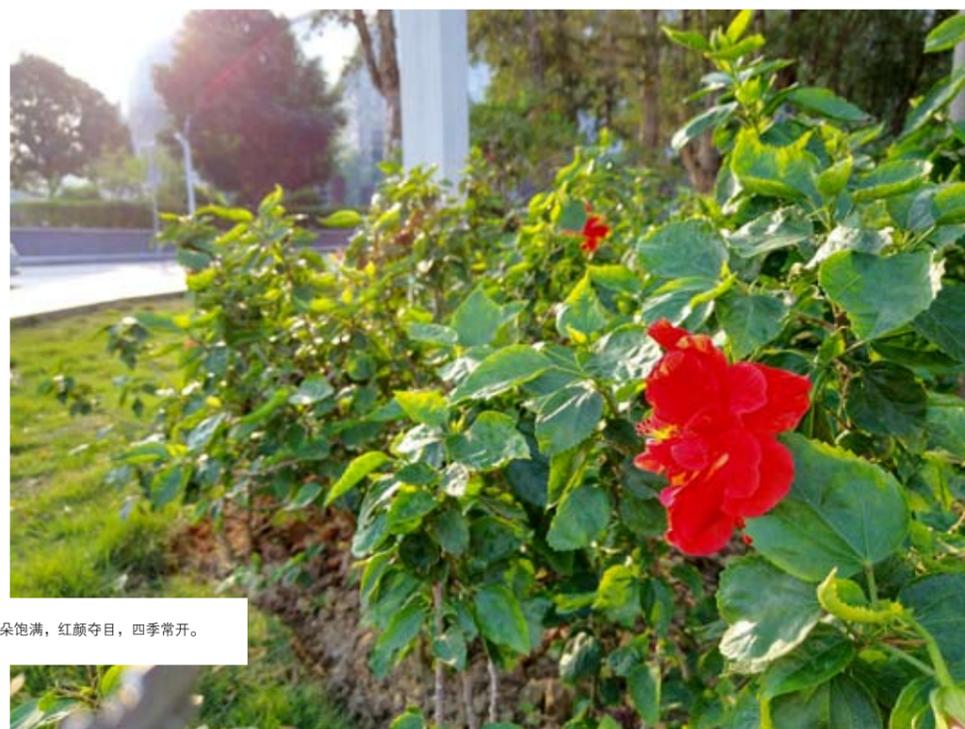


原产墨西哥的鸡蛋花在一些东南亚国家备受推崇，种类丰富的本土植物与外来植物的组合运用，造就了南宁色彩鲜明的亚热带城市绿地景观。图为南宁市围绕地铁站出口精心设计的具有亚热带特色的景观。

置，构建出各式封闭及半封闭空间，充分适应了市民所需求的或私密或安静或需隔离的活动形式。而各大公园、广场被树木环抱包容的大面积草坪和空地，则形成巨大的开敞空间，使得广大市民得以自由举行各种集体娱乐活动，在拥抱自然的同时放飞心情。

南宁习见的绿地树种为常绿树，构成绿城南宁绿地建设的主旋律。这些树种与落叶树如木棉、构树等，针叶树如罗汉松、侧柏等一同组合成以常绿树种为主，落叶树种、针叶树种为辅的城市绿地树木组合。又以树形优美、叶片奇特的各类棕榈科植物点缀其间，优美潇洒，凤尾森森，营造出浓郁的亚热带风情，凸显南宁亚热带气候温暖的特点，也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城市绿化的质感与季相变化。

而南宁绿地构建中的丰富色彩更是为绿城增添了万种风情。各色观花植物有效丰富了城市绿化景观，增添景观特色。木棉花红如霞，热烈似火；羊蹄甲则花型妖娆妩媚，色彩轻柔亮丽，落英缤纷也别有风姿；桂花和白兰金黄洁白，花虽小却别有特色；南宁市市花朱槿则花朵饱满，红颜夺目，四季常开；大花紫薇紫艳别致，鸡蛋花则清新可爱，三角梅紫红或洋红色的苞片呈现叶状，色泽鲜亮，持续时间长，不逊鲜花。这些开花植物花期不一，风格各异，将南宁的四季装点得格外多彩绚丽。红背桂、鹅掌柴、星光垂榕、七彩朱槿等彩叶植物则让满目苍翠更为灵动鲜活，而艳山姜的栽培品种花叶艳山姜则融彩叶植物之长与开花植物之美为一炉，洁白而略带粉紫的穗状花，开花时露出黄色而带



_南宁市市花朱槿花朵饱满，红颜夺目，四季常开。

紫红文彩的唇瓣，与黄绿相间的宽大叶片交相辉映，犹如粉雕玉琢般。彩叶植物在城市绿地中更具色彩艳丽、观赏期长、色相变化等优点，营造出稳定性更强、观赏性更为突出的绿地景观。

在开花植物与彩叶植物的映衬下，绿色植物的绿意也仿佛变化万千，或鲜绿，或暗绿，或黄绿，或青绿，或淡绿，或深绿，与缤纷花卉、绚烂彩叶交相辉映。而每年果熟季节，扁桃、芒果枝头叶间的累累硕果，木菠萝结出的硕大金黄的果实，棕榈科与各类榕树的细小果粒，则与桂花、白兰花的香气浓郁、沁人心脾交织成花果飘香的气息。这便是由各类植物营造的多彩城市绿地空间，花开果熟，叶生叶落，标志着南宁的春秋变换。

但在生机勃勃的南宁绿地植被结构中，外来植物与本土植物的组合选择也同样面临一些问题。诚然，为适应现代都市不同园林景观的营造需求，合理引种非乡土植物是丰富城市绿化景观的有效方式，但外来引种植物却在对环境的适应上远不及本土植物。20世纪50年代，南宁曾普遍种植原产非洲的凤凰树，凤凰树树冠硕大，花色红艳，极具观赏性。但在1975年的严寒中，南宁的凤凰树几乎

全部覆灭，造成了较大的经济损失。更严重的是，引种外来观赏植物还有加剧生物入侵的可能。原产美洲的马缨丹和三裂蜆蝶菊已在南宁的荒地、路边、公园等处大面积滋生，前者还可通过化感作用抑制本土植物生长，后者则往往将本地植物排挤出原生环境，对原生生态系统造成巨大影响。而马缨丹由于花序特殊，色彩缤纷，在南宁某些园林的绿化装饰中曾大量应用；三裂蜆蝶菊则因耐旱、耐阴、耐寒，极易栽种，曾被作为地被绿化植物广泛种植，如今这两种外来植物扩散蔓延之迅速与人为的引种培育不无关系。

随着外来植物在城市绿化景观中的大放异彩，南宁乡土植物相对而言所占比率便有所缩减。国家林业局在2007年公布的《国家森林城市评价指标》规定，乡土树种的数量需占城市绿化树种使用数量的80%以上，但遗憾的是南宁的城市绿化在这一点上仍有所欠缺。据近年的研究表明，在南宁市主要居住绿地中，乡土树种约有53种，仅约占植被总种数的33%；而在主要道路绿化植被中，乡土树种约为63种，约占绿化树种的56%，二者都远低于国家标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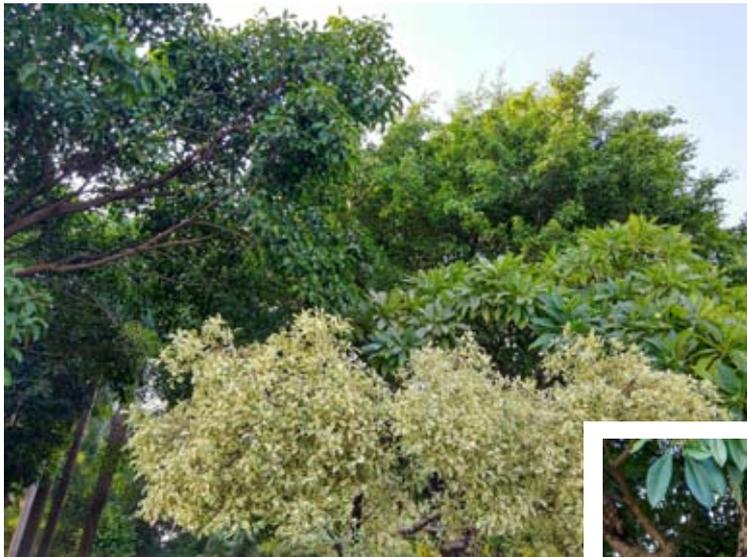
运用园林植物构建个性绿地空间

城市宜居环境的营造离不开各种植物的相互组合，而在植物配置的地域特色营造中，乡土树种所发挥的作用十分重要。乡土树种所代表的是一个地区拥有的植被风貌，该地区独特的地域风情在很大程度上也正依托乡土树种而得以呈现。可以说，乡土树种应当是构建具有地域特色的森林城市的主要角色，如何使其在城市绿化中发挥主要作用，处于突出位置，以此打破“千城一面”的模式，营造城市绿地“区域个性”空间当是我们仍需为之思考和努力的问题。

对城市绿地营建目标的转变，我们应当重新审视城市绿化所需，进一步加强城市生态多样性的考虑，认识到生态城市的建设并非追求单独的绿或植物品种的标新立异，而更应当着眼于植被的地域特色甚至城市绿化特色的营造，从自然和人文两方面共同打造绿色南宁的名片。同时，还需要加强对市民及建设者的科普教育，促成人们观念上的转变，让更多南宁市民了解构建绿色城市的真谛，了解我们需要怎样的“绿色南宁”。最后则需要相关部门的积极作为。一方面要加强对南宁古树名木的管理，在相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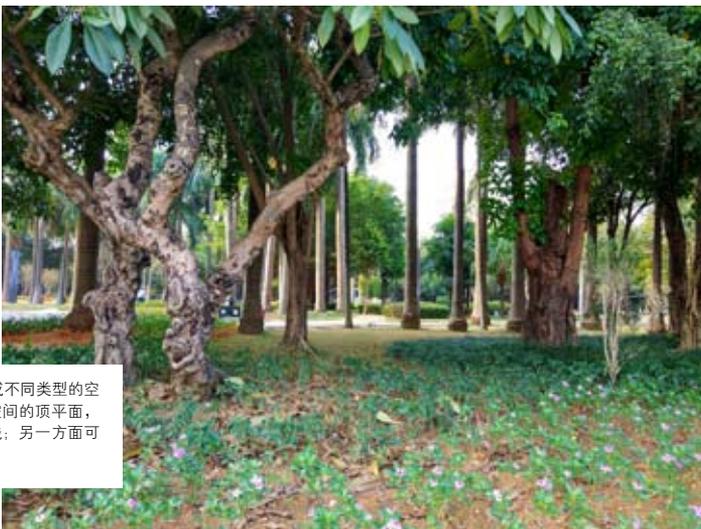


_利用园林植物构建多样空间。



绿色围城

LVSE WEICHENG



类型丰富，体量、形态多样的园林植物可以构成不同类型的空间序列，一方面可以通过树木的树冠形态改变空间的顶平面，通过不同的植物设计技巧来引导和阻止空间视线；另一方面可以通过植物设计技巧来实现空间的缩小和扩大。

规章制度的出台、监测体系的建立、养护责任的判定追责等方面应进一步完善细化，并加大经费与技术的投入，更为科学有效地保护南宁城区的古树名木；另一方面则应尽快建立科学的绿化植物种类审查体系，以更为审慎的态度对待绿化树种的引种。不仅要有意识地依照古树物种提供的相关参考信息来组合配置绿化树种，更应当在总体上适当提升乡土植物的栽种比率。加大研究力度，更最大限度地发挥乡土树种的优势，优化城市森林植被结构，进一步强化并打造南宁特色植被风貌，令南宁的城市宜居环境更具南国地域风情。

早在20世纪60年代，诗人郭沫若就曾对南宁的市容及花木大为赞叹，他在《南宁见闻》中写道：“南来又见英雄树，劲挺枝头已着花。慈竹参天笼雨露，槟榔拔地入云霞。”半个多世纪以来，南宁人通过自己的双手，践行着生态城市建设的理念，延续着中国绿城的风采。而我们有理由期待，新时代的南宁绿化，将在乡土树种与外来植物的有机结合上有着更为科学的进步，不久的将来，南宁人目光中的将不仅是“半城绿树半城楼”的南宁，还是更具地方特色与生态多样的南国盛景。🏠